

综合



形形色色的机关，纷纷繁繁的人情，在这个特殊的生存领域里，人们带着假面，不敢袒露自己，笑脸背后谁也不知道隐藏着何等居心，虽然近在咫尺，却仿佛远在天涯。就是这样的生活，却有无数的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梦想找到自己的位置，揣摩领导意图，做上「老板」心腹，官运亨通，待遇到位。可是，这一切来得并不容易，为了「声色」做「大马」，要得「甘米」把「首尽」，到头来也许美梦一场，独自憔悴。

道破机关中的机关 说尽尘世里的尘事：肖仁福◎著

出版社

I 247.5

379-C2

综合

肖仁福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综合处长 / 肖仁福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3

(肖仁福作品集)

ISBN 978-7-5011-7913-8

I. 综… II. 肖…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8892 号

综合处长

作 者: 肖仁福

责任编辑: 许 新

特约编辑: 张 奇

装帧设计: 大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7913-8

定 价: 24.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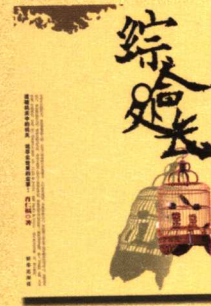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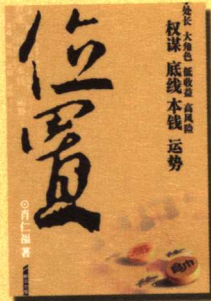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16)3531388



肖仁福，湖南邵阳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做过中学语文教师，之后供职于市县政府多个部门，现在文联工作。1988年开始小说创作，发表文学作品数百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意图》《官运》《位置》《待遇》《心腹》，小说集《箫声曼》《局长红人》《脸色》等。

肖仁福作品集



责任编辑：许新

特约编辑：张奇

封面设计：大象设计工作室
010-84803033 刘清

综合处长

>>

目 录

- 序 钱是不能忘记的/001
- 空转/003
- 背景/053
- 综合处长/093
- 故事/143
- 方家有女/181
- 通道/251
- 县长胃病/261
- 离任/271
- 脸色/287
- 玩火/299

有地方的高考作文题目叫《什么不能忘记》，朋友因嘱我做篇类似文章，也好换些碎银度日。我知道自己是写不好高考作文的，二十多年前高考恢复，我就因作文写砸，只得勉强上了个师专。不然早飞黄腾达，人模人样了，也不至于人到中年，还生活在民间，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看着人家出入车入辇，吃香喝辣，自己天天汗流浹背，猛敲电脑，卖文为生。

这是闲话。有人说，想叫人家记住你，最好的办法是找他借钱。反之，若让人家忘记你，那就借钱给他。不知有人用过这法子没有，反正我是屡试不爽。我因此常给人支招，你看着谁不顺眼，又不好明里跟他割袍断交，就借两百块钱给他，保证从此他一见你就会绕着走。

当然让人记住你的办法还很多。有官员大搞圈地拆迁，造了几个形象工程，弄得民不聊生，却生怕人家忘了他这个始作俑者，于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请人铭了石碑数块，竖在显眼处，也不管嗤声盈耳，到底是留下英名，还是留下笑柄。政声人去后，权倾一时，手眼通天，刻几块石碑，自然小菜一碟，但百姓的口碑和心碑，也是这么容易刻的么？

有种说法，如今最好记的是领导的爱好和生日，最不好记的是纪委的文件。所以每逢节假日，纪委总是一个又一个红头文件往下发，告诫大家不要顶风违纪。这下可好，一些快活主子，上午轮子转，中午盘子转，下午色子转，晚上裙子转，本已转得头晕脑胀，不知今夕何夕，一见红头文件，一下子清醒过来，意识到不能老这么昏天黑地地转下去，也该干干中心工作了。节假日的中心工作是什么，自然不言而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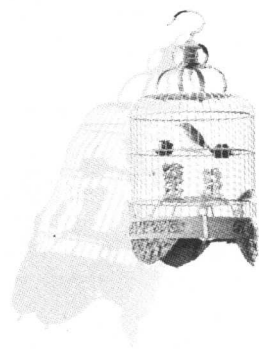
随着反腐工作的不断深入，反腐力度也越来越大。比如跟官员妻子签订反腐联盟，曰枕边反腐。比如给官员子女办反腐培训班，叫反腐童子军。还有短信反腐，定期给一定级别的官员发短信，什么淡泊名



利，清风拂袖身自正；曲直分明，正气在胸威自生。什么顺境勿骄逆勿沉，做堂堂正正人；平境勿庸浊勿乱，当勤廉廉官。什么贪廉一念间，荣辱两世界；清风扶正气，廉字值千金。这些短信对仗工整，词意切切，收到短信的官员，一定会大长记性。反正我这个文联副主席受益匪浅，反腐自觉性越来越高。除每月领走一千元基本工资外，文联不发奖金，不给补助，也毫无怨言，整天乐呵呵的。除此之外，各项反腐措施更是一步到位，从黑灯瞎火鬼都不上门的楼道里走过，还屁颠屁颠地哼起杨花小调，且句句都是真唱，虽然拿不到出场费，赢不来热烈掌声，却可给自己壮壮胆子，以免踩着老鼠蟑螂什么的，吓得屁滚尿流，出我大主席的洋相。不吃请，也不请吃，天天在家吃老婆做的粗茶淡饭，已吃得脸呈菜色，骨瘦如柴，肚子里油干脂净，几可登仙了。过去还担心作家艺术家找不到我的办公室，揣着红包没处送，特意在门口挂着一张醒目的指示牌，上写“送红包者由此进”几个大字，每天眼巴巴盼着人家上门，好坐收渔利。如今在短信精神鼓舞下，我马上将牌子摘掉，以示反腐的坚强决心。

只是我又想，发发短信就将腐反了，纪委和反贪局的革命干部没事可做，恐怕只好卷了铺盖回家，去领失业保险了。后又发现自己多虑了，人家还是得留下来，不然这反腐短信谁来编写？反腐短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促进电信事业的蓬勃发展。收到反腐短信的人接受了教育，都是要出学费的，这样电信公司有财可发，制作短信的部门也有丰厚提成可拿。吾心疼自己的血汗钱，跑到电信公司，强烈要求删掉接受这类短信的功能，却被告知没法删除，气得我口吐白沫，差点就这么光荣了。

不过我马上又想通了，世上哪有不花钱，白受人教育的美事？钱是不能忘记的，接受教育，提高反腐意识，促进反腐行动，比钱更重要，更不能忘记。反腐倡廉，人人有责，大家都肯做点贡献，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五两下就把腐给反了，别说出点短信钱，就是砸锅卖铁，也在所不辞。



空
转

>>

综合类

从何铁夫家里到财政局去，紧走慢走也就是十四五钟的样子。可何铁夫每天早上七点过十分就夹着公文包准时出了门。那些才从外面购了早点或晨练回来的熟人和同事见了，免不了要问候一声，这么早，何局长就上班去啦？何铁夫总是点点头，微笑着答道，是呀是呀，有些事得早点上办公室去处理。或者说，今天还要到政府去开个会。打完招呼，何铁夫就从从容容往巷口走去。

熟人和同事就在后面说，是呀，人家当财政局长的就是忙。

出得巷口，就是那条新近才铺了水泥的沿江路。因为尚早，路上行人稀少，只有三五个背着书包的学生，或一两个挑着蔬菜赶早市的菜农。路边有杨柳，柳旁有护栏，栏外是为防洪而砌的水泥河堤，拥着柔媚的河水。

河叫资水河，自西向东，像一段绿色绸缎，绕城而过。河风悠悠拂过来，撩起何铁夫飘逸的鬓发。而那流溢着晨光的河水，则把他坚毅的目光也濡染得明亮起来。何铁夫就有一种置身画中的感觉，脚步减慢了许多。他喜欢这清晨的杨柳岸，喜欢这宁静亮丽的资水河。他甚至想，这河水多像女人无声的笑容，当临河独步，让思绪任意驰骋的时候，他就感觉好像是在跟一个自己暗暗喜欢着的女人漫谈。

有时何铁夫也会停下脚步，往远处的地平线注视一会儿。资水河就是从那里流过来的。他不由得要想起遥远的地平线那一边一个叫做通化的县城，他曾在那里以常务副县长的身份主持过一段政府工作。在那段时间里，他上蹿下跳，左冲右突，虽然没有惊天业绩，却也让贫困得连干部的裸体工资也发不出的政府渡过了难关，而自己的政声也日盛一日，成了呼声最高的县长候选人。可就在他已经坐在人代会的主席台，代表们正要把选票投给他的时候，他因临时动用一笔国债专项资金给等钱过年的干部职工发了工资被人捅到市纪检会，最后县长候选人的资格被取消，只得灰溜溜地到市政府来做了一名副秘书长。也是应了那句旧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不久市政府换届，何铁夫中学时的校长白日升从县委书记的位置升任常务副市长，对权力的争斗已没有太多兴趣的何铁夫突然被任命为财政局长。原来市委



主要领导找白日升谈话时，白日升就提了个条件，如今的财税工作越来越难做，如果要他做主管财税工作的常务副市长，那财政局长的人选必须由他来提名，结果白日升一上任就把何铁夫招到了他的麾下。

不知不觉中，何铁夫上了一座小桥。桥下一条小河正不声不响地汇入资水。这是资水上一条名不见经传的支流，自城市的另一个方向逶迤而至。小河的西边有一座塔，东岸的山崖上则是一座不大的公园。公园里长着许多青翠的梧桐，几乎把那寂寂的庙宇亭榭都掩藏得不露半点痕迹。公园也就叫做梧桐公园。在那段做副秘书长的清闲的日子里，何铁夫曾到梧桐公园里去过几次。公园里的八角亭上有一副对联，对仗倒还工整，也有几许意境，只是直白了点。何铁夫欣赏那几个字，有王羲之的随意，兼柳公权的清奇，还暗含了郑板桥的怪异。对联曰：

云带钟声穿林去
月移塔影过江来

何铁夫记得有一个周末，还在八角亭上碰上了政府秘书二科的副科长吴凤栖。虽然何铁夫的办公室和秘书二科挨在一起，两人几乎天天见面，但在公园里与吴凤栖不期而遇，还是让何铁夫多少有一丝惊喜。何铁夫就在吴凤栖身上多瞧了一会儿，发现她比平时漂亮了几分。忍不住就开起吴凤栖的玩笑来，说，你不是来约会的吧？不想吴凤栖直言不讳地说，还被你猜中了，今天我真的是来约会的。何铁夫说，你就不怕陈小明抽你的脚筋？何铁夫说的陈小明是吴凤栖的丈夫。吴凤栖说，他还没这胆量。何铁夫说，怎么只你一个人？吴凤栖说，怎么只我一个人？何铁夫往四下张望，亭周围除了他和吴凤栖，此时并没其他人。何铁夫就明白了，说，我可没有得到过你的约会哟。吴凤栖说，这叫不约而同嘛。

明知吴凤栖这句话当不得真，但何铁夫心里还是莫名地有一丝丝激动。不过何铁夫转移了话题，说，你常来吗？吴凤栖点点头，将手上的一张报纸对半撕开，一半递给何铁夫，一半垫到石凳上，坐了下来。何铁夫也就像吴凤栖一样坐下了。一时竟然无语。何铁夫就望着四周茂密的梧桐，无话找话道，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到这里来了。吴凤栖偏

着头瞥何铁夫一眼说，为什么？何铁夫说，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栖。吴凤栖有几分感动地说，知我者，何秘书长也。还说，结婚前有好几个追求过我的男孩都陪我到这里来过，可没谁解我到这里来的用意。停了停又说，只可惜，梧桐栖老凤凰枝。

闻言，何铁夫心头暗暗动了一下。他知道这是杜甫的诗句，此时此景，出自吴凤栖的口，多少有些伤感的意味。何铁夫无言，只抬了头去望亭柱上那两句比起杜诗来不知要逊色多少的联语。

此后两人再没单独在一起过，可何铁夫偶尔在走廊上碰见吴凤栖，就会想起梧桐栖老凤凰枝那句诗，总觉得吴凤栖那浅浅的笑意里多了一层什么。所以何铁夫离开政府到财政局去做局长时，就因了吴凤栖那份多了层什么的浅浅的笑意，只稍稍犹豫，就把她也调了过去。当然何铁夫转了一个弯，吴凤栖申请调往财政局的报告上堂堂正正地签着黄市长和白日升的字。恰好行财科原来的科长退休，吴凤栖又是财专毕业生，办事能干，还写得一手好字，何铁夫就没让行财科原来的两位副科长升科长，以市领导打了招呼为名，让吴凤栖做了主持行财科工作的副科长，不到一年又把她扶了正。为此局里传出不少谣言，说何铁夫与吴凤栖在政府办时就关系暧昧，否则哪有这么使用干部的？尤其是得罪了主管政工的副局长魏家桥，他在何铁夫没进财政局之前就给行财科副科长石时务许过诺，要让他做科长。何铁夫插这一杆子，确实让魏家桥有些恼火，尽管后来何铁夫为了给他面子，让石时务做了工交科科长，看上去才算把这事给基本摆平。

想到这里，何铁夫就无奈地摇了摇头。本来是想趁上班前这难得的悠闲时光放松一下自己，谁知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又不知不觉钻进了脑壳里。何铁夫看看表，离上班时间只有五分钟了，他只得不舍地望望清亮的河水，掉了头，横过沿江路，大步流星往办公楼方向走去。

二

八点整，何铁夫准时走进办公室。

局里的勤杂工已将局长室打扫干净，开水也提到了茶几上。何铁夫把公文包放到桌上，拿起那只跟随了他多年的竹壳玻璃杯，放了茶叶，倒上热气腾腾的开水，坐到桌旁开始批阅文件。这个时候没有外单



位缠着要经费批条子的，而自己单位的人则刚上班，要打开水，搞卫生，整理内务，即使要来请示工作什么的，还得过上一阵子，何铁夫正好可以见缝插针，打一个时间差。

可还没批上两件，桌上的电话铃声惊恐万状地响起来。何铁夫放下笔，拿起电话。是市人大秘书科打来的，要何铁夫去参加水利执法检查。何铁夫懒得跟那些人去做毫无用处却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放下电话，便将斜对面办公室主任周里旺叫过来，要他安排农财科去参加人大的检查。

周里旺刚出去，电话又响了。这回是劳动局打来的。劳动局昨天就跟何铁夫打了招呼，他们要给等着开工的劳动大厦举行奠基仪式，请何铁夫去指导指导。何铁夫知道这指导的意思，无非是吃喝一顿，然后带一个不薄的红包回来。可他清楚，那样的厚礼并不是那么好接的。记得两个星期前，劳动局长曾拿了一个从社会保障资金里贷款 600 万元建设劳动大厦的报告，跑来要何铁夫签字。一见报告上市委关书记已经签着“请财政局何局长给予办理”的字样，何铁夫就哭笑不得。社保资金是由劳动和财政等部门牵头下文，从企业和各单位各部门筹集上来再储存在财政专户里的专项资金，是专门用来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费和离退休干部养老金的，国务院明令一分钱都不能挪作他用。在通化县主持政府工作时，何铁夫就是吃过这方面的亏的，还哪敢顶风违纪？于是毫不客气地把报告还给了劳动局长，还说，关书记尽管签了字，但白副市长直管财政，你还得找一找白副市长。劳动局长前脚走，何铁夫后脚就赶到宾馆，将正在接待外商的白日升叫出来，把劳动局要钱的事和国务院的规定给他说了，要他不能破这个例，否则得罪关书记和劳动局事小，被上面查办，甚至进班房，那就惨也。白日升当然是知道政策的，拿着报告跟关书记一解释，关书记也无话可说。只是关书记心里不太高兴，自己堂堂市委书记，可谓临资第一人，可他直接签给财政局的报告却不管用，还得由常务副市长白日升说了算，这像什么话？所以第三天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时，关书记见了何铁夫，便有些不冷不热，说，何局长你的原则性还蛮强的嘛。何铁夫知道他已经得罪了关书记，但一时又解释不清，只得装聋卖痴地傻笑笑。今天何铁夫自然懒得去劳动局凑热闹，就让办公室通知社保科，让他们派人到劳动大厦基

地去。

没过两分钟，这第三个电话又进来了。何铁夫想不理睬，又不知是何方高人来的，稍稍迟疑，还是把话筒拿在了手上。这回是一个有些熟悉的男中音。这可不像刚才的电话，带着请求的口气，这回的男中音慢条斯理的，不称何铁夫的职务，还省了他的姓。男中音说，铁夫吗？今天上午有没有空？

何铁夫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角色，只是一时想不起是谁，又不好冒昧地问对方，只得把话筒紧紧捏住，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好像是故意做给对方看似的。对方也意识到何铁夫并没听出他来，就开玩笑道，铁夫呀，看来你跟组织上还有一定的距离，我在电话里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是谁。

一听组织两个字，何铁夫就猛然醒悟了，心里一阵惊喜，忙说，是您呀，屈部长，您看我真是该死。屈部长说，不是该死，是该打屁股。何铁夫说，真的该打。感谢部长记起部下，百忙之中抽空给部下来电话。屈部长说，难道只可以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给你们打电话，我这个组织部的部长却不可给你们打电话？

常务副市长是市委常委，位显权重，财权事权在握。但组织部长也是常委，而且掌管着全市官员头上的乌纱帽，组织部长如果是市委书记和管党群的副书记的人，那官员们的升降去留，也就是他一句话的事。何铁夫深知屈部长那随意说出的玩笑话分量不轻，丝毫不敢怠慢，放下电话就往楼下走。

正要上车，工交科长石时务和环保局的一位副局长把他挡住了。石时务递上环保局要求全额返还180万元排污费的报告，何铁夫一看上面石时务和分管政工同时还分管工交的副局长魏家桥都签了“同意返还”的字，心头的火气就不打一处出，阴着脸对石时务说，你们两个都签了字同意，还来找我干什么？你们返就是了。

说完，何铁夫把报告塞回到石时务手上，关上车门，让司机把车开出了财政大院。

石时务泥在那里，做声不得。这是环保局的人先找了魏家桥，魏家桥已经签了字后才让他补签的。负责拨款的预算科只认局长何铁夫的字，不认副局长魏家桥的字，这样他石时务就夹在了两位领导之间，左

右不是人。他只得对环保局的副局长说，看来报告只得先放这里，等何局长有空的时候，我再找找他。也是没法，那位副局长只得说声拜托了，怏怏然离开了财政局。

何铁夫那不叫专车的专车一溜烟进了组织部所在的市委大院。他还在为刚才石时务那份报告闷闷不乐。何铁夫知道魏家桥这是别有用心。魏家桥比何铁夫早到财政局两年，此前是组织部管处级干部的一科科长。魏家桥到财政局来做副局长时，市委常委有人就向他许过诺，等老局长钟守成一退，他就接局长的班。只是此一时彼一时，政府的局面要能干点的人来维持，市委后来让白日升做常务副市长，他要选曾在通化县把政府工作干得很有些名堂的何铁夫做财政局长，其他人也就不太好反对。这就等于断了魏家桥的前程，魏家桥心里一直难得平衡，所以经常明里暗里与何铁夫过不去。

不过撇开魏家桥不说，环保局这事也不能办。何铁夫想，现在工厂纷纷倒闭，哪个有钱给你交排污费？这几年，政府为了确保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才不得不按惯例在预算里列了380万元的排污费收入。操作办法也是按照惯例先征后返，即由环保局负责从企业把钱收缴上来，进入财政金库，然后再返回给企业。过去企业状况好，财政要从排污费里提留一部分才返，现在企业生存都有困难，根本拿不出钱，缴上来的钱政府只得一分不留地退给企业。说穿了就是搞一番空转，把财政收入的数字做大，政府却一分钱都得不到。不但如此，财政还要按过去的做法倒贴环保局10%的业务费。所以环保局也就乐此不疲，企业没账可划，就让单位职工集资或找银行贷款，今天交给财政局，财政局明天返回来，马上还集资和贷款，而单位可再从财政净拨10%的业务费。何铁夫对这一套很反感，去年年底就提出今年的排污费由工交科直接去企业征收，收多少是多少，不能再让环保局从中作祟。谁知魏家桥硬是不听，背着何铁夫，让环保局继续按过去的办法，用贷款和集资交排污费，搞得财政局很狼狈。何铁夫心里就烦，心里骂道，魏家桥你这兔崽子！

三

何铁夫这么烦着的时候，小车已经停在市委大楼前。司机见何铁

夫还呆呆地坐着不动，就轻轻说了声，何局长，到了。何铁夫这才反应过来，下车往大楼里走去。

财政局归口政府管理，何铁夫到组织部来得不多。他自然知道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的道理，可他也懂得，往组织部走得多了，招人耳目，会让人以为你有什么企图。今天当然不同，今天是屈部长亲自叫他来的，他的底气就足得很。只是屈部长只说要他到组织部来一下，并没具体说是什么事，这让何铁夫不免一番浮想。现在财政局天天有人传说他何铁夫要回政府做秘书长，莫非屈部长就是为此事找他谈话？何铁夫知道人们的传说并不是无中生有，前不久在财政厅参加全省财税工作会议期间，何铁夫那个在预算处做了多年处长，年前已提副厅长的大学同学童学军跟他透露了一个口风，说管党群的省委副书记跟他说了个意思，临资市的黄市长另有安排，他很快就会上一个台阶，到临资市来做市长。童学军还对何铁夫说，如果我真的到你那里去，你就回政府做秘书长，然后再过渡到副市长，这个办法我觉得还是可行的。何铁夫当然也很清楚，现任政府秘书长已进常委，到市委那边做秘书长去了，这的确是就汤下面的事情。他在副秘书长位置上待过，知道政府秘书长看上去跟财政局长一样，是个正团，但这个位置是个跳板，干上一两年，不是升常委做市委秘书长，就是就地提拔为副市长，再差也会给个副厅级助理巡视员。如今财政越来越困难，财政工作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但同时矛盾也多，容易得罪人，遭人忌恨。所以能做上政府秘书长，最后修成正果，那是非常理想的。

这么一想，何铁夫心头就有几分亢奋，脚下的步子加快了节奏。

上到三楼，何铁夫就朝着走廊尽头那块醒目地写着“部长办公室”的牌子疾步走去。过去部长办公室是没挂牌的，不知内情的人打着灯笼火把，在楼里找上半天，也别想把部长找出来。最近搞什么政务公开，才挂了这个牌子，也算是政务公开的最新成果吧。

没想到，走到牌子下，门却是紧闭着的。屈部长不是跟自己开玩笑吧？正在犹豫间，有一个有点面熟的人走了过来，轻声对何铁夫说，何局长还认得我吧，我姓邹。何铁夫就想起来了，他是组织部办公室的邹主任，是去过财政局的。何铁夫忙说，邹大主任，怎么不认得？一边把邹主任的手握住。握罢手，邹主任就说道，请跟我来。走进另外一间没